

小罗池苏维埃的建立

杜克明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西向四川的通、南、巴进军。这三县是四川军阀二十九军田頌尧的防区。驻防巴中的杨梯青旅派两个团前去防阻，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缴械投降。红军攻克了通江、南江两个县城。田頌尧即调李炜如部前往援救。在思哥^嘴杀牛坪一战，李部大败，节节溃退。红军乘胜猛追，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县城。

李炜如

退守仪陇。红军于1933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攻克仪陇县城，当即分兵追歼逃往新政的李炜如部。

与我县东南接壤的营山是军阀二十军杨森防区，杨森其第二混成旅旅长李朝信率部到仪陇地区防堵，旅部驻县立山场，瓦子、秋土亚各驻一个营，瓦子这个营还派两个连驻进巴中的鼎山，秋土亚这个营派两个连驻进巴中的龙背场。这时红军早在玉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玉山离龙背三十华里）。红军于农历六月初三出动了一次夜袭（当时叫摸夜螺丝），把龙背的^{四个连}二十军及民团打垮后，第二天主动撤回玉山。仪陇东南半壁仍在二十军统治之下。

农历八月初四，红军又从玉山出发，在龙背歼灭了二十军两个连及民团，并乘胜向立山挺进。李朝信旅急逃，红军跟踪追击，几天时间征建二百余里，攻克了营山县城。为纪念这次胜利，故在立山建立苏维埃

名曰“长胜”。

红军未到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人心惶恐不安，后来看到红军部队不断从龙背至秋土到瓦子的大道上经过，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吃的是油酥大米，喝的是井水，人心就安定了，外逃的也陆续返回家园。八月初九，得知红军某团的政工人员到了龙背，我们便买了二十几张红纸，连夜做了二百多面三角形小红旗，上写“欢迎红军”四字，并写了一张欢迎书。初十日晨早，我请原来负责鸣锣的文才明，在小罗池的上沟下坝鸣锣通知每户一人当天上午在玉皇庙集中，前往龙背欢迎红军。红军到达通、隔、巴已有几个月，主要政策是打土豪、杀恶霸、均田地，使工人、农民掌握政权，大家都有所闻。听了鸣锣通知，大家踊跃到会，有的家里还不止来一个，约有二百多人。会上准备一套步伐，用一百三十吊钱（铜币）在胡能顶家里买来一条肥猪，动员说服木匠师傅胡能格出来领队，每人拿一面小红旗，前往龙背。打锣鼓的，抬猪的走在前面，沿途呼着欢迎红军的口号，到了龙背场就在红军政工人员住处外面的街道上列队欢呼口号，胡能格呈上欢迎书。政工人员以和蔼的态度，革命的言词，向大家讲了话，请我们选择一个位置比较适中的大房子做村子，明天在那里召开群众大会”。大家商定以文钦台大房子做村子，并派胡琴元等候在那里带路。

十一日刚吃过早饭，胡琴元引导两位政工人员来到小罗池文钦台房子里。这时前来听会的已到齐，男女老少不下四百人。两位政工同志坐下来先喝了点开水便开始开会，先一位自我介绍是南江关渡溪人，

另一位开口就叫“老乡、老乡”（所口音是湖北人）。关渡溪的同志讲解了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他说：“保正，甲长只要不捣乱，地主富农只要把他们多余的粮食银钱献出来，都一样给他们分田地。”另一位同志说：“我们还攻来四川，是因闻四川军阀混战，争夺地盘，大肆剥削压榨人民来扩充军备。我们要消灭他们，赤化全川，使四川的人民得到解放。今天我们路过皂角土亚，还在石庙门上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打倒田赋尧狠吃一顿’，下联是‘活捉杨子惠豈容二刘’。四川军阀蹂躏老百姓十余年，人人痛恨，听说要消灭军阀，大家拍手欢呼：‘红军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接着宣布成立村苏维埃，设主席、文化、劳工、土地、保管各一人，都从贫雇农及工匠中推选。这个村命名为小罗村，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文才贵为主席兼文化，胡能恪为劳工，张立品为土地兼保管。最后由选出的执事人员组织运输队到村外的地富家里去打粮，立即行动，并规定‘建立了村的地方不准去打。”第二天一早由村主席带领百余人担起箩筐，背起夹背，到与小罗村交界的^的土亚刘孟修、柯云阶两家，将仓内稻谷全部运回本村。这一消息传出去，三天内周围各场都自动起来推选苏维埃执事人员，建立了村苏维埃，避免别村去打粮。

长胜县的游击队独立营
易维刚口述 杜克明记录整理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九军于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日）击溃了二十九军李炜如部，攻克了仪陇县城。9月初在仪陇

县城成立了仪陇县苏维埃政府。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五日），解放了仪陇之东南重镇立山场。10月上旬在立山场成立长胜县苏维埃政府。辖我县东南十多个主要场镇及巴中的龙背、鼎山、楠木、高丰、福楼、灵树、土地土亚、营山的合兴、双河、柏林……各地，建立了区、乡、村苏维埃。县苏通知各村苏介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小罗池村第一批参加的有贾汉林、席庆吉、胡琴元、冯三武、冯三木、王松贤、王X贤、文才禹、文才寅、李元保、罗贵安、易维刚等十余人。这次参加游击队的全县共计贰百零几名，编为一个独立营。营长是聂胜（绍）洪，副营长兼文化是夏治山。下辖三个连，每连有60多人，第一连连长罗贵安，第二连连长陈民保，第三连连长赵永平。每连有快枪五、六支（川军二十军溃退遗弃的），其余全是刀矛。第一连的队员胡琴元向连长罗贵安报告：“小罗池有快枪三十六支（民枪），准备献给红军”。罗即派他回小罗池提取这批枪弹。我同他一夜之间将这三十多支枪及子弹收集起来送交村苏。第二天村主席派文松娃、陈定娃、陈尧娃等五人由胡琴元率领，将枪、弹送往立山交罗贵安接收。送枪的几个看到连里的战士有十几个都是小罗池的人，也不愿意回家就补充在这个连里，于是第一连就成为独立营的尖子连。那时巴中的福楼寺出现了一支以胡子真为首的反动匪徒。罗贵安奉命率第一连前往讨伐，在浪楼寨、灵树寺等地经过六、七天的战斗，歼灭了胡匪的主力，缴获了几支枪，迫余匪龟缩在福楼寨上。第一连包围了福楼几天，见这个寨地势险要，就撤围而归。

这时各村又介绍来一百多人。把身体特别健壮的编在独立营的三个连，其余编入保卫营。保卫营驻全家大房子，守护保卫局，只有三支快枪，其余全是刀矛。五十多支快枪平均分配给独立营的三个连，独立营驻第五高小校内。

由于红军解放了川北十多个县，周围防线几千里，正规军全布置在前线，内地只有游击队维持秩序。潜伏赤区的团保、土劣、地主便兴风作浪，造谣说：“川军打来了”，至使村乡苏维埃的执事人员不安心工作。为了安定人心，独立营的三个连分头赴各地清乡，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关入保卫局。漏网的反动分子便欺骗落后群众，组织一支反动武装，号称两个营。傅俊钦自命为团长，率独立营的营长受胜洪去川陕省苏维埃开会之机，于农历十月初三进攻长胜县。独立营副营长夏翰山率三个连进行狙击，最后拼死打死了反动派几十人（内有连长易朝打一人）但由于敌众我寡只得撤退。匪徒便放火焚烧县苏维埃及独立营的营房（原第五高小校）保卫营因武器差无抵抗力而被冲散，所关押的人犯也逃走了。独立营撤至大石坎与反动派决战失利，便又向瓦子、鼎山方向撤退。几天后川陕省苏维埃派来特务连配合长胜县的游击队独立营在关口梁打死打伤了几十名反动派。反动派中的受骗群众纷纷逃散，余党有的扎寨顽抗，有的躲进洞子。由于大多数农民拥护红军，给特务连带路、报信。特务连首先攻破了仁和寨，消灭了吴起群那支匪徒，接着破开三河的狮子洞，斩杀了首恶傅俊钦等，又在黄泥平打死了不少的反动匪徒，解放了胁从。最后又到悦来（今柳土场）的冤鹤坝的硝洞子，将躲在洞内的反动分子逮捕，首恶邓伯周等七人就地镇压。于是动

乱平息。长胜县红军游击队独立营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马 鞍 大 捷 简 况

鲜 俊 一
率部

一九三三年秋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解放新政县弥陀寺等地后，率74、75两团向仪陇东南地区进军。赵团长率三个营攻取马鞍。一营为右翼，住周家河（今周河乡）马良寺一带；二营为中路，住双龙潭、家梁、方坝河和琳琅山下等重要关隘；三营住石佛仪堂屋。宣家坎、五坎石、檬茨土亚等地的重要关口。1933年9月28日（八月初四日）晚，红军战士在上述各地露宿待命，次日凌晨各部一齐向马鞍进攻。红一营尖兵前哨戴排长率队由马良寺坎下，经鱼岩玉皇观与住在三里寨坎下新庙儿附近的团军许之正、黎明都、苟安等“剿共”军交战，毙伤敌军七、八人，敌遂败退。红军缴获敌步枪十支和多数弹药，红军二气冲上三星寨山顶，第一面红旗飘扬在三星寨高峰，敌军向雷家湾、悦来牛屎寨方向狼狈窜逃。红二营前哨排长丁有冬（通江得胜山人）率尖兵在马鞍大土亚与敌陈秋寿、朱代五迎头大战，击毙敌敢死队头子魏九如，缴获步枪二十余支，子弹四百余发，第二面红旗插上了马鞍山下唐作明屋后山包。红三营经大井坝、塔子土亚上了杨木寨山顶，第三面红旗在杨木寨坎下三方包迎风招展。红军三路进攻，驻马鞍场的甯相齐“剿

共”地主武装十个大队大部被歼灭，余部向顺天庵逃窜，马鞍获解放。红九军的大部队于次日赶到六合，瓦子与红三十军合力追歼溃逃敌军杨森部。红军离开马鞍，宿相齐乘隙收集残兵由夫子岩、沙湾子、九龙、太隆方向去投靠军阀田頌尧的李炜如部。

忆 红 军

刘成远初稿 马哲整理

我家现住在仪陇县张公乡黄莲村二组，离巴中县的尹家铺约二公里。父亲刘光国，现年七十四岁，是一位忠厚淳下的老实人。他于1933年和邻居黄绍荣、杨老汉等给红军驻部砍柴一个多月，与红军接触较多，交往密切，对红军和人民血肉相联的感人事迹，存有难以磨灭的纪念。他经常爱讲红军故事，使我深受教育。现将父亲讲述的部分故事，用父亲的口气记录、整理于后。

一、给红军砍柴一月多的回忆

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某部经过张公场追击敌军。同年十一月，又回到张公场驻扎了一月多，政治部设在尹家铺，部设我家屋后的刘映万（今刘光益）家，营部设刘含福（今伍大兴）家，连部设刘含明（今刘合远）家，村苏维埃设黄彦博（今黄克海）家。随同红军来的听说是从阆中河溪关来的地方干部，就住在刘家老屋（今刘堂远家）。

团长住的屋子里你们也可以走走

过去多年，军阀部队、地主团练的拉夫、抢劫、敲诈勒索行经，整得人够苦的。人民群众一听说是军队无不切齿痛恨，因而红军初到，谁都能感到畏惧而回避。可是红军驻下之后，一不拉夫，二不派粮，而是彬彬有礼地请我们几个穷人帮助他们砍柴，还非常和气地主动和我们接触、交谈，和我们同桌吃饭。这样几次交往，原来恐惧心情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了，还感到十分亲热。一次，红军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耍呀，到处都去看看嘛”。“你们没有见到过吧，那桌子上放的就是电话机，用它可以随便和山顶上的指挥所，山下的营部、连部讲话，墙上挂的就叫枪，这个枪可厉害呀，它可以打死人，我们就是靠它去打反动派，你们没有见到过枪，不会使用，你们看就行了，不要乱动它。”我们的胆子也真的大起来了，真的这间屋看到那间屋，我们每走进一间屋，红军总是热情地招呼，亲切地让坐。一个红军说：“那是团长住的屋子，你们也可以走走。”我们走进团长住的屋子里看到了电话机，才第一次知道山以上、树枝上的细线是通往自来观山顶和营、连部的电话线，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我们逢人便说，见人就讲，一回到家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家里人说这说那，父亲听后说：“你真有福，我活了一辈子，哪见到过这些稀奇事。从古以来那里有一个乡巴佬能见到团长，能跑到团长屋里坐坐，能和团长说话呀。”不几天，一传十，十传百，成了全村人的谈论话题，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情也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就连一些小孩、老太婆、年轻妇女也都知道红军无拘无束

地交往了。从此，红军和人民的亲密关系真正地建立起来了。

买东西给钱，这是红军的纪律

红军司务长到我家买菜，我给他摘了一根丝瓜，司务长满脸堆笑地将布币递给我，我说：“一点小菜，自家出产的，何需付钱？”司务长说：“我们是红军，人民的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买东西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怎能说不付钱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收钱，只见司务长轻轻放下了丝瓜，一声招呼，空手而去。我慌了，满以为要招至一场大祸，万没想到第二天司务长见到我们却和气地说：“老乡，买东西给钱，这是红军的纪律，你不要钱，我只好不买，以后别再客气了。”红军真好！我活了一辈子，才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

快给他热油炒饭

一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司务长来到我家说：“我想买萝卜，你家有吗？”我随口答到“有，有”，这时，司务长看到了我吃的是玉米糊糊，便风趣地说：“老乡，快把这放下，给我拔萝卜去，我那里给你油炒饭吃。”说着，开玩笑似的，伸手将^{我的}碗放在桌子上，拉着我就向外走，满地白霜，我不愿司务长动手，可他一弯腰就拔起十几个萝卜来。他直说：“冷极了，行了，我们走吧！”我背着萝卜，随同司务长到了团部，只见司务长拍着我对炊事员说：“大师傅，快给他热油炒饭，海椒点油！这里的老乡太苦了，吃的是玉米糊糊。”大师傅却也认真多，见我吃完一碗，忙说：“来，来，我再给你添一碗”。

你把碗让给他吃饭吧

一天中午，我从山上砍柴回到团部吃午饭，因迟到一步，没有碗了，在一旁等着。一位红军来到我跟前，问“老乡，你怎么还不吃饭？”我说：“没有碗，等他们吃过，我就去吃，我还不饿。”这时，对面一红军战士正好将洗过的碗往挂包里装。那位红军走过去对他说：“那个砍柴的老乡没有碗，你把碗让给他吃饭吧！”他二话没说，恭恭敬敬地把碗送到我手中，立着不走。一会儿，又来了一位红军战士，向他耳语几句。过了片刻，他好象有些为难地对我说：“老乡，请快点吃吧，该我站岗的时间到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等着拿碗，立刻将剩下的一点米饭倒在手掌中将碗还他，他接过碗，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我说“碗没洗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边走边用手擦碗站岗去了。

一天，我们几个砍柴的一起吃早饭，我自言自语地说：“咳，今晚上的饭有点不对头，有夹生饭。”那知被背后的一位红军听到了，问道：“怎么，饭没煮熟？”我意识到失言了，忙说：“没什么，是熟了的。”没想到这位红军那么认真负责，他说：“来，我看看。”话音刚落，已将我手中的碗拿了过去，亲自吃了一口，说“真的没有熟。”他马上宣布：“今晚开个小会，请砍柴的老乡也参加，大师傅，快点收拾，我们马上开会！”我心里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久，大师傅出来了，部队马上集合，这位红军开始讲话了：“今晚开个小会。”目光移向炊事员：“大师傅，今晚上的饭你为啥没有煮熟端出来呢？”大师傅解释说：“是这样的，有一块不上火，我打饭时

发现了，那块饭我已经打起来了，可能没有打净，我承认有点夹生饭。”这位红军说：“好，下次注意，不能再这样了，从明天起，罚你三天苦工，散会。”事后，我才知道，是叫大师傅自己挑水做三天饭。

你们太苦了，今晚多加一个菜

一天中午，同席吃饭的杨老汉端起菜盘泡汤，黄绍棠不满，说道：“屋怕停丧，菜怕泡汤，油都在汤里，你一个人把汤泡完了，我们还吃啥？”两人争执起来，饭后一道上山砍柴，途中为此打起架来了，附近的哨兵上前劝阻，随着又赶来了几位红军，问明原因，一位红军深为感慨地说：“哎，你们太辛苦了，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吵了，去砍柴吧，今晚给你们那一桌多加一个菜，多放一些油，你们早点回来呀。”真的，晚饭时别的席上还是一盘萝卜丝，我们席上放的圆盘。

我们的团长他也只吃两块肉

一次，红军没收了大地主的一条肥猪，作为一次难得的改善生活。我们和红军一样，很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过肉了。饭后，一位红军和我交谈，他问：“你今晚上吃肉没有？”我说：“吃了的，大师傅煮得真好，又烂，又有味。”又问：“你吃几块？”我说：“吃了两块。”红军说：“这就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们红军是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家，我也是吃的两块肉，我们的团长，他也只吃两块肉，谁也不能特殊。”

就带了回去吧，使全家人都吃上一点

一天，村苏维埃组织了男男女女随同红军去阆中望子乡涂家老屋大

地主家背军粮。打开粮仓红军对大家说：“你们各自按照自己的体力，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千万不要勉强。”一路上，红军和我们谈笑风生，亲如兄弟姐妹。回来时，炊事员早已把饭煮好了，吃饭后，红军宣布：“每人发给半升黄谷”。当时有人提出，粮食不多，红军人员众多，我们就不要了，还是留给红军吃吧。红军说：“乡亲们，正是因为粮食不多，所以才发给你们每人半升，你们太穷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呀，就带了回去吧，使全家人都吃上一点。”

人 民 饶 不 了 你

我们上山为红军砍柴的人都知道规定：只能砍甲长、地主、富农山上的柴，其他老百姓的山林、草都不能动一根。一天，我们又到刘含福山上去砍柴，刘含福和往常一样，习惯地站在远处看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用意，可被红军哨兵识破了，哨兵是随刘含福到其家，发现他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哨兵一步上前抓获了写字的本子，上面全是写的每天

在他山上砍柴人的名单，红军气愤地说：“你要记交天帐，人民饶不了你！”刘含福当即被哨兵带走，第二天押到尹家场政治部，不久被镇压了。

老太婆，人家说

你家是地主呀

我们村上有个刘含普，家里不算很富，1933年在当地参加了红军，工作积极，被安排在尹家场政治部办事，后来调在惠阳寺（今巴中平惠阳镇）任裁判委员。在此以前，他和本村刘××之妻××（姓×，名×）

刘××当场抓就痛打一顿，又因向三木匠（刘映松）借锯子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这时刘用当裁判员的职权而挟私报复，将周围的刘含芳、刘映松、刘含西、刘含向、刘含碧等十余户穷苦人都报为地主，这样一个小地方，总共才二十来户人家，哪能会有这么多的地主呀！于是红军派了两名女红军专程由恩阳来调查，果然这十多户都不是地主，这两位女红军真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临走时来到我家，和我母亲闲谈起来，不知是有意还是闲谈投机，对母亲说：“老太婆，请你点个灯，我们想到你家屋里看一看。”又笑道：“人家说你家是地主呀，我们就来看看你家究竟象不象地主。”母亲真的点上灯，欢迎她们进屋看一看，她们也认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甚至连箱子柜子都打开看了，同情的说：“你家真穷呀，粮食不多，衣物没有，啥都很少，是怎样过活的呀。”随后又对母亲开了个玩笑：“老太婆，你看，我们没有拿走你的什么东西呀”，边说边解开胸前几颗衣扣，用手将衣服抖了抖。后来听说刘含普等穷人，被处死刑。

二、尹家寨升敌见闻

1935年3月某天，正吃午饭时，听到尹家场山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心里认定是红军又打回来了，我赶紧吃完饭跑到双柏树嘴一棵橡子树下观望，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清晰，可以判断，红军是从尹家寨后的山沟里向寨上进攻，而且快攻上寨顶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

但只能听到密集的枪声，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突然寨这边一些人乱往下跑，寨顶上冒出一个人来，挥舞红旗，同时响起了都都名都的军号声，我两只眼睛盯视着寨顶，丝也不敢动一下，生怕会有什么看不清楚。忽又听见尹家场军号声，驻在尹家场上的川军候集出动，漫山遍野向寨上爬，红军已占领了尹家寨居高临下，给进犯者以迎头痛击。川军哀嚎落坡，纷纷向堂土亚逃窜。不一会几，枪声停止了，红军部队从寨北端迂回过来，直向尹家场挺进，走在部队前面的有十数人，举着红旗飞也似地顺着北寨脚经尹家场通街向南寨脚猛进，一霎时，鲜红的战旗在寨南端的堂土亚上空迎风招展，溃退到堂土亚的川军全被缴了械。红军回到尹家寨住了一天，第三天上午，红军部队浩浩荡荡向仪陇方向进发。